



王华岑

牛耕

冯玉祥将军传奇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雷 雯

封面设计：凌 霄

冯玉祥将军传奇

FENG Yu XIANG JIANG JUN CHUAN QI

王华岑 牛 耕 编著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科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10 插页2·字数 235,000

1982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5,500

统一书号：10093·527

定价：1.05 元

引 言

冯玉祥将军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他以自己独特的思想、性格和行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闪闪发光的一页。

在旧社会的官场中，冯玉祥历来是被当作“怪杰”（李宗仁语）看待的。他和那些“上层人物”总是那么格格不入。虽然官居上将，他却始终过着平民生活；虽然身为蒋介石的盟兄，他却大白天提着马灯去总统官邸，讥讽蒋的黑暗统治；虽然屡遭失败，他却从未失掉进击的勇气……这位“怪杰”的带有鲜明性格特点的行动，激起了新旧军阀的强烈反感，常常遭到诽谤和攻击。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冯玉祥将军得到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尊敬。周恩来同志在四十年前即称颂冯将军“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屹然而成抗战的中流砥柱”。邓小平同志也在最近指出，冯玉祥将军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对这些评价，冯玉祥将军确是当之无愧的。

笔者之一，曾在冯将军身边工作多年，对他的言谈举止，至今思来，犹历历在目。值纪念将军百年诞辰之际，我们把这本小书奉献常读者，一者用以纪念冯玉祥将军，二者愿以此补正史之不足，帮助读者全面地了解这位杰出的爱国进步将领。

本书所述事实，均有所依据。但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们在个别情节上做了些变动，并在人物对话、心理活动及其他方面做

了必要的艺术加工。这也是本书所以称为《传奇》的原因之一。

本书撰写过程中，曾参阅了冯玉祥将军所著《我的生活》、《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冯玉祥日记》以及《蔡廷锴自传》、《冯在南京》等书。尹心田、李啸苍、吴倩卿、冯弗伐等同志给了我们很多鼓励和帮助，内蒙古电力建设公司的领导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方便，谨此附笔致以谢意！

囿于我们的思想水平和表达能力，这本书肯定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我们热切地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批评和帮助。

作者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目 录

引 言	[1]
冯玉祥将军小传	[1]
凿壁藏光	[4]
我俩就是您的亲儿子	[8]
治一治这个青皮	[12]
生死牌	[17]
我替你们叫侑酒的	[21]
剔除“害群之马”	[26]
巧斗高桥	[30]
向你的鞋敬礼	[41]
君子之交淡如水	[45]
好心为啥办成了坏事	[49]
您也不愿意养败家子吧	[53]
为办学校，我什么都舍得	[58]
基督将军叛教记	[62]
就得提拔你这样儿的	[66]
穷小子自有穷办法	[70]
你们必须服从我们中国的规矩	[74]
你有十多万仇人，怎么得了	[79]
先给我钉上脚镣	[83]
他骂中国，我就骂他妈	[87]
遇不着，不生气	[91]
两只鸭子换二十军棍	[95]

一饭一菜一汤	[99]
特别班里的特别学员	[102]
大厦左近的茅屋	[106]
不能学妓女接客	[110]
李顿的风波	[114]
要想着收咱失地，别忘了还我河山	[118]
谁也堵不住我的嘴	[123]
勇救刘燧元	[127]
大众桥	[131]
泰山是老百姓的	[135]
我看你是职业迷信	[139]
泰山办学记	[143]
真假冯玉祥	[148]
还是穿我这身自在	[152]
这个人情就是我的喽	[156]
牺牲小我，才对得起国家和祖先	[159]
想办法让他们多掏几个	[163]
“尸谏”始末记	[167]
国难期间，一切从简嘛	[171]
谁要是投降，×他祖宗	[175]
上当受骗，就这一回吧	[179]
难道说我们的狗命值钱	[183]
劈柴烧茶冯玉祥	[187]
不做好事，才怕老百姓	[191]
为什么不惩办军政部长	[195]
你说可笑不可笑	[199]
保身主义	[202]

咱们还是靠两只手吧	[206]
那孩子是饿逼出来的	[209]
抗战有功者当居首位	[212]
冯村长的一张名片	[216]
谁下贱	[220]
并非惹不起的总司令	[224]
谁有火，给点上烟	[227]
笑“谒”张飞庙	[230]
密室谈心意倍长	[233]
今天是“母难节”	[237]
说话不算数可不行	[241]
我要到那里去拉屎	[245]
能找回一点残渣也好	[249]
我限你二十四小时	[253]
说什么也要救他出来	[257]
我的话，你真听么	[262]
酒	[266]
怒诵讨蒋诗	[270]
愿有情人速成眷属	[275]
不讲民主，还让我讲君主吗	[279]
我出钱，每天买两斤牛肉喂猫	[284]
黑暗哪，黑暗	[289]
我不要飞机，要船	[292]
在轮船上办报	[297]
“民联”诞生记	[301]
我不愿意强人所难	[305]
决不做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308]

冯玉祥将军小传

冯玉祥，本名基善，字焕章，原籍安徽省巢县，一八八二年旧历九月二十六日出生在河北省保定附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因家境贫寒，十一岁时，他就在清朝军队里挂上了名，随后不久，中途辍学，投身兵营。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时，冯玉祥在滦州任第二十镇第四十协第八十标第三营营长，举兵响应，并任义军参谋总长。后因兵败，被递解回籍。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领导权，继而阴谋恢复帝制。冯玉祥积极地参加了倒袁的革命运动。一九一五年，蔡锷据云南组织护国军，出兵讨袁。冯玉祥虽在袁的新军中任职，不但拒与护国军迎战，而且还与蔡锷暗中联络，后又参与组织了四川独立，与护国军联为一体，粉碎了袁世凯称帝的阴谋。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冯玉祥被免旅长职务，调任保定府第六巡防营统领，兵权被削。一九一七年夏，张勋率兵突入北京紫禁城，演出了一场复辟的丑剧。冯玉祥闻讯，变卖家产，充作军费，率领旧部出战张勋，与其他部队一起，攻破北京，驱走了张勋。随后，冯玉祥仍任旅长职务。第二年，在湖北武穴，冯玉祥通电全国，反对内战。段祺瑞闻讯，令免冯职。冯拒不从命，与段抗争。

一九二二年，冯玉祥被擢升陆军检阅使。其时，曹锟贿选总统，祸国殃民。冯即与部将协商，起兵讨伐曹锟和吴佩孚，是为

“首都革命”。之后不久，冯玉祥力排众议，派兵将清废帝溥仪逐出皇宫，称快人心。接着，冯又提出了迎接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的主张。遗憾的是，中山先生北上时，冯玉祥已出任西北边防督办，而未能相见。

冯驻兵西北时，有感于国内战祸频起，涂毒民众，遂又次通电全国，力主罢兵息争。其间，冯即取道蒙古，赴苏联考察，并于赴苏途中加入中国国民党。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冯玉祥耳濡目染，受益颇深，对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此期间，国内爆发北伐战争。冯玉祥急驰归国，在五原集结旧部，传檄天下，响应北伐，并被推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原誓师”。

自此之后，冯玉祥与蒋介石换帖结盟，但始终受到蒋的排斥。一九三〇年，冯曾与阎锡山等起兵反蒋，未能成功。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起用著名抗日将领共产党员吉鸿昌等，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由于蒋介石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抗日同盟军孤军奋战，终告失败。冯因是国民党内主要的主战派，与蒋政见不合，遂移居泰山，读书习字，借以发泄胸中积愤。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起，冯玉祥力主抗战，并出任第三战区司令，后换任六战区司令。抗战期间，冯辗转各地，巡视部队，呼吁抗日，并主持抗日募金活动，为战胜日寇做出了积极贡献。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祸心显露。冯与蒋矛盾日深，难以弥合，遂以考察水利为名，出使美国。冯玉祥在美四处演说，揭露蒋介石统治之黑暗，痛斥美国政府援蒋内战之不良行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当时，美国政府内的一些人企图收买冯玉祥，让他反蒋、反

共，参与其分裂中国的阴谋。冯玉祥大义凛然，严词拒绝，坚定地表示了拥护“民主的联合政府”的意愿。

冯将军在美国的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度恐慌。蒋宣布开除冯的国民党党籍，断绝了他的财政来源。冯玉祥将军坚贞不屈，毅然决定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取道苏联返回祖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将军乘坐的苏联轮船，在黑海海面上突然失火。冯玉祥将军不幸罹难，终年六十六岁。

凿壁藏光

“我要读书!”

从穿上号衣（清兵军服）的那一天起，冯玉祥就下定了决心，决不能扔掉手中的书本。唉，说起来也让人心酸，冯玉祥当兵那年，才十二岁。在这个年龄，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人看作是不懂事的娃娃。可是冯玉祥却不得不被当作成年人一样使用了。家里穷，养不起吃闲饭的，有什么办法呢？当兵之前，顶着哥哥的名字，冯玉祥上了一年零三个月的私塾。短短四百多天的读书生活，在他心上，刻下了终生难以抹掉的印记：要想明白事理，将来做名传青史的大事业，就不能不读书！古往今来的圣贤，都是在这条路上走过来的。刚刚改过名字的冯玉祥^{〔注〕}，也要沿着这条路闯一闯。

在兵营里读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艰难。

清末年的兵营，可说是腐败到了极点。当官的只想捞钱，当兵的只想吃粮。除此之外，这里和社会上的其他黑暗角落，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吃、喝、嫖、赌的事，往往显得比出操练兵还重要。

冯玉祥也免不了要受些影响。

入伍不久，就遇上了一次喝酒的机会。他小小年纪，哪里会喝酒！但架不住同伴左劝右劝，碍不过情面，他只好接连端起了酒杯。喝到席终，他只觉得眼前发黑，四肢不听使唤，靠了别人的搀扶，才好不容易回到兵营。这还不算，次日清晨，他竟然长

了全身的水泡，大小和蚕豆差不多，足足折腾了他好几天。

这件事的影响还没有过去，一个伙伴又拉他去“扣宝”。扣宝就是赌博呀！受到伙伴的怂恿，他心里又是恐惧，又觉得新奇。他毕竟只有十二岁嘛！伙伴们看准了他在犹豫，就拉拉扯扯地把他拖进了赌场。对赌博，他确实是个外行，什么“下注”、“摆筹码”，他一概不通，只好糊里糊涂地听从旁人摆布。赌场里狂热激烈的气氛，以及那一张张紧张而又极易冲动的面孔，给了冯玉祥不小的刺激。他有些昏昏然了。赌到半夜，他猛然清醒过来：不知怎的，他竟输了几十吊钱！

冯玉祥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半夜出来赌博，父亲若是知道怎么办？输了这么多钱，怎样跟家里说？拿什么还？他仿佛现在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慌里慌张地逃出了赌场……

这两次不寻常的经历，像是给冯玉祥上了两次课，使他一下子明白了好多事。他心头重又闪现出了自己立下的志向。悔恨之余，他抽出钢刀，对着莽莽青天，发起誓来：

“以后，我要是不长记性，再干这种缺德败家的事，就把手砍掉……”

冯玉祥冲出了漩涡，拨正了船头，确定了航向。然而，展现在他面前的，依然不是一条风平浪静的航线。

在兵营里读书，不像在学堂，没有先生指点，得完全靠自己钻。就凭他那一年零三个月的学历，拿起书本来，起码有一半字不认识。为了闯这道难关，冯玉祥着实费了不少心思哩！不认识的字，能问就问，若是一时间不清楚，他就先想办法跳过去。后来，他又发现，有些生字，凭着前后的字，可以猜出它的本来面目来。靠这个土办法，他掌握了不少生字。俗话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冯玉祥硬着头皮刻苦攻读，还真见了成效，一来二去，大本儿的厚书他也敢照量了。

想不到，冯玉祥埋头读书，却引起了伙伴们的反感。

“一个当兵的，看书有什么用？”

“傻瓜，有这空儿为啥不乐一乐？”

“冯玉祥，把书放下！”

开始，大家只是你一言我一语地讥笑他，后来，见冯玉祥不为所动，他们又想出了新的主意。

这一天，冯玉祥刚拿起书本，一个士兵回身摘下墙上挂着的京胡，紧坐在他身边，使劲儿调开了弦。另一个挤到冯玉祥的另一侧，对准他的耳朵，怪声怪气地吊上了嗓子。

“求求你们，老大哥，”冯玉祥无可奈何地放下了书，“就这会儿有一点功夫，你们安静会儿，让我看看书吧！”

“看书？哈哈，你看看这兵营里，有谁看那玩意儿？我们是为你好，年轻轻的，看书做什么！跟大伙儿玩玩乐乐，又痛快又舒服，比看书强百倍呀！”

“对嘛，大家都玩儿，就你看书，太不够意思了！”

同房的士兵们都是一个腔调，冯玉祥自知无法争辩，从褥子里抠出两团棉花，塞住耳朵，又摊开了书本。

“哟嗬，你还真有招儿哪！”拉京胡的士兵做了个怪脸儿，一把拉住了桌子腿儿，“你呆会儿再看书吧，我们要用这桌子，打几圈儿牌！”

冯玉祥真没有办法了。和他们讲道理吧，没用；和他们干架吧，更没用。

“那，你们先用，等你们睡觉，我再看。”

“不行，点着灯，我们睡不着觉。你就死了那条心，跟我们一起玩玩吧！”

冯玉祥倔强地摇了摇头。无论如何，他也不能走回头路。可是，伙伴要是总这样捣乱，又怎么办呢？这天晚上没读成书，冯

玉祥急得心里冒火，躺在铺上，左思右想，直到鸡叫头遍时，才琢磨出了办法。

第二天，冯玉祥找来一把锤子和一把凿子，在紧靠自己铺位的墙上，叮叮当当地凿了个方洞。

“冯玉祥，你这是要干什么？”

“看书用。”冯玉祥在洞口挂了个小布帘，笑着回答，“有它，我就不怕你们捣乱了。”

“那咱们就较量较量吧！”

同房的伙伴们和冯玉祥较上了劲儿，吃过晚饭，他们又吆二喝三地闹腾上了。

今天的冯玉祥可不比昨天了。他信心十足地点起一盏油灯，端到墙上的方洞里，又转身拿出一本早已准备好的书，撩开方洞前的小布帘儿，探头进去，专心致志地看起书来。

伙伴们全傻眼了。

“唉，怪人，由他去吧！”

拉京胡的士兵嘶哑着嗓子，苦笑着走出了房门。

狭小的墙洞里，放一本书、一盏油灯，再加上冯玉祥伸进来的脑袋，就再没有空闲的地方了。可冯玉祥却觉得这里是那么开阔，那么舒适。他几乎闻不到那令人窒息的油烟味儿，扑面而来的，仿佛只是书页间油墨的香气。

他坚信，书本可以终生陪伴他了。

〔注〕 冯玉祥本名“基善”。他入伍，补的是“空缺”。为了不让别人抢走这个名额，他父亲的朋友抢先一步，为他报了名。由于来不及去问他的名字，那位长辈就自作主张，在报名簿上写下了“冯玉祥”三个字。

我俩就是您的亲儿子

从西北天际吹过来的寒风，挟带着千万颗绿豆般大小的雪粒，遮天盖地般地扑了过来。霎时，路旁的老榆树被抽打得东倒西歪，枯干的细枝应声落地。一匹拉车的骡子，被这突如其来的飓风吓得发了狂，不顾赶车人手中的鞭子，猛地掉过屁股，背着风向撒开了欢儿。

弥漫的风雪，把华北平原搅得白茫茫一片。

两个倔强的年轻人，仿佛要向这扑面而来的风雪挑战似的，挺着胸脯，侧着身体，不停顿地向前迈着步子。

走在左边的，是个大个子，五尺四、五的身材，宽宽的肩膀，粗重的眉毛上挂满了霜花，圆鼓鼓的双颊冻得通红，一双精明的眼睛在风雪中微微眯缝着，他象是在和谁生着气，一双大脚踢得冰雪乱飞。从他走路的神态，我们就能看得出来：这就是年轻时的冯玉祥。

“玉祥，悠着点劲儿，还有两天的路程呢！”

“瞎，我就恨这天气，偏跟咱俩作对，”冯玉祥啐了口唾沫，转过头来，“二哥，你可别光顾着走路，把钱丢了。”

“二哥”叫吴金寿，是冯玉祥的结拜兄弟。他抖了抖头上的雪花，把号衣的前后襟掖好，伸手在怀里摸了摸。

“放心吧，丢不了！除非把命丢掉，这钱……”

狂风无情地掠过大地，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响，把吴金寿的声音撕了个粉碎。

冯玉祥感情冲动地拉住二哥的胳膊，冻得发僵的脸上，强挤出了一丝笑意。

对这几个铜子儿，不得不小心经管哪！临行前，哥儿俩个搜寻出全部值钱的家当，才从当铺里把它们请了来。若是不小心丢掉，就太窝囊了。

饿了，嚼一口又凉又硬的干粮；渴了，舔一口晶莹剔透的白雪。哥儿俩个顶风冒雪地赶了三天路，在腊月二十八那天，进了任丘县的地界。

快到目的地了，冯玉祥和吴金寿却丝毫不见欣喜的表示。俩人放慢脚步，默默地盯着铺满积雪的路面，眼睛里流露出了伤感的神色。

“二哥，待会儿，见到任大娘，你就先说吧！”冯玉祥忍不住打破了沉默。

“不，不，还是你先说。你读的书多，比我会讲话，”吴金寿慌忙推辞道。

“读书有什么用？我，我实在是说出口哇！”眼泪象断线的珠子，落在松软的雪地上，结成了一个浅黄色的冰窝儿。冯玉祥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这一次长途跋涉到任丘，确实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情。任丘是冯玉祥、吴金寿的结拜长兄任树荣的家乡。几个月前，兵营中忽然传开了瘟疫，任树荣不幸染疫身亡。失掉情同手足的知心好友，他们俩心痛欲裂，哭了好几个通宵。悲悲切切地发送过任树荣之后，俩人又拿出当月的军饷，除去伙食费，全数托人带给了任妈妈。这几个月，钱他们没少往任丘送，信没少往任丘写，但都用的是任树荣的名义。任妈妈早年丧夫，除了任树荣，身边只有一个未成年的小儿子。老人家的命就够苦的了，若是再让她知道这个消息，她怎么受得了呢？可是，总瞒着老人家，好象也不

行。为这，在腊月二十五向上官请假之前，冯玉祥和吴金寿不知道商量过多少次，却一直没拿出个妥当的办法来。直到来任丘的路上，俩人才一致同意：跟任妈妈说实话。但这话怎么说？由谁去说？又成了一个不好解决的难题。这样的话，无论让谁去讲，也是难开口啊！

穷人家不象富豪名门，找起来特别费劲。冯玉祥兄弟俩累出了一身汗，才在一个小村落边找到了任树荣的家。

从雪地里一头钻进阴暗狭窄的土坯房，眼前顿时变得漆黑一团。过了好一会儿，冯玉祥和吴金寿才看清楚屋里的一切：墙皮脱落的四壁、没有炕席的土炕、卧在炕上的面黄肌瘦的男孩、坐在灶前的满面愁容的老妈妈……

临近年关，家里忽然闯进两个当兵的，任妈妈吓慌了神，嘴角哆嗦着站起了身。

“任大娘，我俩是树荣大哥的朋友，是专程来看您老的。”

“你们，是和树荣在一块儿的？”听过冯玉祥的介绍，任妈妈面上露出了喜色，连忙伸出袖子掸了掸炕沿，招呼他们到炕里边坐，“让你俩跑这么远的道，我可承受不起。树荣怎么不回来？我们娘俩正等他回家过年呢！”

这问题可怎么回答呢？冯玉祥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憋了个面红耳赤。吴金寿皱了一下眉头，慌慌张张地掏出怀里的几十个铜子儿，捧到任妈妈面前：“大娘，这是我们哥儿俩孝敬您的……”

两个年轻人的反常神情，怎么躲得过一个母亲的眼睛呢？任妈妈的脸色突然变得煞白，神情紧张地攥住了冯玉祥和吴金寿的手。

“你们说，说呀！树荣，他，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再也瞒不下去了。冯玉祥流着眼泪，述说了任树荣病死的